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審分覽第五

君守 任數 勿躬 知度 慎勢

不二 執一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主謂君也分謂

與奪之分也至者至於治也至姦偽邪辟之塗可以息息滅惡氣苛

疾無自至自從也君德合則祥瑞夫治身與治國一

理之術也身治則國治故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

所匿其力也用作為也遲徐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

也有分地獨也速疾也獲稼穡則人已分而主亦有地



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邪私也不欲君主無

所避其累矣累猶負也謂主不以正臨之令臣凡為

善難任善易矣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

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一作

臣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言君好為人臣之官事是

必多所不及矣言力不賒也好自治人夫人主亦有

居車無去車去猶釋也去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諂

諛諛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竄猶堅窮廉直剛

也忠敦之士畢競勸騁騫矣罪盡人主之車所以乘

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察明也有不知乘物

而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詔亦教若

此則百官恫擾恫動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

政在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風王良之

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

王良晉大夫孫無正郵良也以善御之有道之士其

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

轡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

類無使放悖悖亂也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

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惡

壅而愈塞也名虛實爵號之名也分殺生與奪之公

也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

慎也故曰不可不審愈益也不審之而欲壅塞之任治猶惡濕而居下也故曰惡壅而愈塞也堯舜之

不在臣下在於人主君明則臣忠臣忠則政堯舜之

臣不獨義湯禹之臣不獨忠得其數也其術之得祭紂

之臣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辟失其理也厲王周宣

王周宣王之子言先幽厲偶文耳殺戮今有人於此

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失其名故

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眾

有司也萬物一作群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

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一作

用譽以高賢而充以卑下充贊以潔白而隨以汗德

以汗德之德隨潔白之蹤里諺所任以公法而處以

謂牛頭而賣馬脯此理之謂也

貪枉與上費馬用以勇敢而埋以罷怯將行罷怯以

故穿窮之似葉本蛇床之類蔽蕪碧盧之亂美上非

倚頓不能別也聞主之於名實亦不能知也是以趙

高壅蔽二世以度此五者皆以牛為馬以馬為牛名

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

逆矣國之亡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白之顧益黑顧

求之愈不得者其此義耶此牛名馬故至治之務在

於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勞矣不憂勞則不傷其耳

目之主主猶問而不詔詔教也好問而行之知而不

為雖知其功也和而不矜和則成矣成而不處處

六二五二

也老子曰功成而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形而任之

弗居此之謂也也止者不行謂土也行者不止謂

不制於物無肯為使水也因形而任之不令土行不

若此水止也下制物者不為物所制物不能制之也清

靜以公正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六合四海上下

外意觀乎無窮譽流乎無止行此之謂定性於大湫

性命也大實命之曰無有無有無形也道無故得道忘

人乃大得人也夫非其道也故忘人也而人慕之此

乃所以大得人也夫非道也亦在其人知德忘知

乃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仰之此乃所以人得之而人

夫其非德也亦在其人也不能至知不幾靜乃明幾

也夫其不明也幾近也至有德雖萬里人猶知之故

也亦在其人也望遠若近故曰靜乃明幾也夫其不明

也大明不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八明者垂拱

行不治小事也假攝若周公魯隱勤理成致之也天

其不假也亦在其人也久假不歸惡乃知非故曰夫

假也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假攝者務

濟歸之故曰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亦

在其人也周公流言之謗魯隱有踵巫之難故曰

夫其不全也推其本情但管蔡傾邪不達聖人之是

故於全乎去能於假乎去事於知乎去幾所知者妙

矣也若此則能順其天意氣得游乎寂寞之宇矣

天下而莫知其所以自姓自姓始首雖不備五者其好之者
是也有但能好慕則幾矣

審分

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
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高外欲不入謂之閉既高而
又閉天之用密有唯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准法大之
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為天下正寧安身以盛心心
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窺見鴻範曰惟天陰
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陰陽升陟也言天覆生
義也以仁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

道以因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不知人而恃以

故彌少也故博聞之人疆識之士闕矣闕短事耳目深思慮

之務敗矣傷敗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外棄所不出

者所以出之也不為者所以為之不出戶庭而知天

所以出之不為者所以為之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

陰召致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反還夏熱之下化而為寒

寒暑更也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天無所制至精無象

而萬物以化說與昊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官得其

其職故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

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君狂言臣不敢諫之而自以其

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以狂言而自得所君

也者以無當為當以無得為得者也當與得不在於

君而在於臣待臣故善為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

則有不備矣其物則為不備也有事則有不恢矣亦恢

也備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

為車者數官然後成故曰數官然後成夫國豈特

為車哉特眾智眾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

車也方道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道一者唯有

道者能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結不解也元王

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

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

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

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

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

解之也言此不可以鄭大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

其瑟前曰我効於子効於不窮也故若大師文者以

其獸者先之所以中之也傲射其獸走與故思慮自

心傷也思慮勞精神而亂智差自亡也過差極其情

欲以自奮能自歿無道自破滅之歿其有處自

狂也故至神逍遙倏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

而莫知其所從離世別群而無不同君民孤寡而

不可障壅孤寡人君之謙稱也防障此則姦邪之情

得得也而險陂險陂諛慝諛慝諛諛諛諛巧佞之人無由入無從自

凡姦邪險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為用也

人主好以已為已所好情所則守職者舍職而阿

主之為矣從阿主之為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

日侵而人臣日得得其阿主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

也尊之為卑卑之為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

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車奚仲黃帝之後任姓

于于蒼頡作書蒼頡生而知書寫后稷作稼后稷黃帝之後任姓

服子曰社能捕而皋陶作刑皋陶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刑有

夏鮌作城鮌禹父也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當合也然

而非主至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

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疆此之謂全人命人全德之

君守

三曰凡官者以治為任以亂為罪今亂而無責則亂

愈長矣長人主以好暴一作不能以能暴以好唱自

奮奮人臣以不爭持位君此不爭持位非忠臣也以

聽從取容以阿意曲從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臣有也大

大大二二四四 莫春秋卷十七 申

臣臣若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聽從取容無是臣得

有正君者君當自正耳是為代有司為有司是臣得

後隨以進其業後隨隨後也其業也君臣不定臣若不臣

定也不以視耳雖聞不可以聽聽不可以目雖見不可以視不可

以視心雖知不可以舉舉不可勢使之也言其人不忠

說志意傾邪故凡耳之聞也籍於靜籍於靜籍於靜籍於靜

於目之見也籍於昭昭明也非明目無所心之知也

籍於理故籍於理以決物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

者廢矣得其正故曰廢亡國之主其耳非不可以聞

也其目非不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獲

亂上下不分別雖聞曷聞雖見曷見雖知曷知就利知

避害不知仁義與就利辟害之本也去其本而馳騁

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馳騁田獵也田獵禽

脩其本者弗為也故不至則不知不知則不信言不

君不信備仁義無欲為無骨者不可令知求主不知

去貪暴施仁惠若無骨之蟲春有土之君能察此言

也則灾無由至矣且夫耳目智巧固不足恃脩其

數行其理為可道理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

小昭釐謚也晉宣子起之後也起生貞子居平陽生

陽生景侯慶徙陽昭釐侯令官更之以豕小使官

以是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邪官無以對

官

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

言識其耳申不害聞之申不害鄭之京相曰何以知其聾以

其耳之聽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

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

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

則亂也任用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

其所以知識甚闕短闕其所以聞見其淺以淺闕博居

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博曠十里之間而

耳不能聞惟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

能知其以東至閭梧東極南撫多顯之國極西服壽羅

極之國北懷倍耳之國極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

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

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

而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

治紀一作治亂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主者其所為少

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

靜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

無為而賢於有知有為則得之矣得愈有司請事於

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告仲父若

是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為君習近

也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烏為其
 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猶大易又况於得道術乎孔
 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無藜羹可
 斟不嘗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
 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選間謂孔子而進
 須臾孔子而進
 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
 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
 回攫而飯之煤室煙塵之煤也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
 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目見妄
 不可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識故知非難也孔

子之所以知人難也

任數

四曰人之意苟善雖不知可以為長上故季子曰非
 狗則不得免免化而狗則不為免人君而好為人官
 有似於此作君而好治人官職
 似免化而為狗也其臣蔽之人時禁之
 人時有君自蔽則莫之敢禁夫自為人官自蔽之精
 者也精被篋口用而藏於篋
 被篋賤物也日用掃
 除故不藏於篋
 君好治人臣之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君用思臣
 職與被篋何異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君用思臣
 職則志衰
 也舉動作是安社稷利民之事未必能獨當是
 自見家閭也代臣作趨走力役之事則心倦
 倦三者非君道也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虜一
 作慮容

成作曆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
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狄儀作酒高元作室虞姁
作舟伯益作井赤翼作白乘雅一作作駕寒衰作御
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著此二
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
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
在上官使人任其事也故盡畢其巧能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
也任用其能所以能也不知也所以知之也老子曰不知
謂養其神脩其德而化矣無所思慮勞神是養神也
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是故聖王之德融乎若月

之始出極燭六合極北極南也而無所窮屈昭乎

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無

所屈而意不可障大通也神與通合生道乃無精通

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

而天下皆反其情南面當陽而治謂黔首畢樂其志

安育其性而莫為不成莫故善為君者矜服性命之

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親矣名號已章矣章明也管

子復於桓公復口懇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

臣不若甯邀請置以為大田甯邀登降辭讓進退閑

習臣不若隰朋請置以為大行大行官名也周禮大

諸以親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重

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為大諫臣楚有嚴尹之官亦諫臣

平原廣城車不結執士不旋踵結交也市也鼓之三

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請置以為大司

馬司馬主武之官也周禮大司馬之職掌建國之九法以佐王拜國也決獄折中不殺

不幸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為大理大理治獄官

君若欲治國疆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

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受

十之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

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己之不能而以盡五子之能况

於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

險之言無不職矣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五帝

三皇之君民也下固不過畢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

無恃其能勇力誠信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平靜任

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靡而耳目愈精百官

慎一作職而莫敢偷偷解人事其事以充其名事上

治名實相保之謂知道

勿躬

五曰明君者非偏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

術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

也

要故事省而國治也明於人主之所執故權專而姦
止姦止則說者不來而情諭矣情者不飾虛辭而事實
見矣此謂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室言虛辭不
好淫學流說不學正道為淫學賢不肖各反其質反
質素授也本性純樸不其行情不雕其素雕飾之以為華藻也
以事其上若此則工拙愚智勇懼可得以故易官易
官則各當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有
度之議者無職者責其實以驗其辭驗此二者審則
無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受惡之心
受惡用虛無為本虛無無所愛惡也無所以聽有用

之言謂之朝有用之言謂忠凡朝也者相與名理義

也名致相與植法則也植立上服性命之情則理義之士

至矣法則之用植矣枉僻邪撓人之退矣撓曲貪得偽

詐之曹遠矣曹衆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姦除姦之要

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

命知性命則不珍難得之物不為故子華子曰厚而

不博敬守一事子華子體道正性是喜群衆不周

而務成一能一能專一之盡能既成四夷乃平唯

彼天符不周而周忠信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

所以章也長猶盛也章著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

拙人自智謂人愚自巧謂人拙詩云惟彼不順自獨

若此則愚拙者謂矣君自謂智而巧故巧智者詔矣

教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聽益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

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未能盡無以未無不知應無

不請其道固窮必固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

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反更大是之

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固有道之主因而而不為因循

不段責而不詔責臣成功不妄去想去意靜虛以待

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為

道以奈何為實道尚不知不知乃知也以不知為實

奈何為實也堯曰若何而為及日月之所燭舜曰

若何而服四荒之外荒遠也禹曰若何而治青兪化九

陽竒怪之所際皆四夷之遠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

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膽昏已請見

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以用相國曰意者君耳而

未之目耶為中大夫若此其見也非晉國之故故襄

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

之矣謂耳任登之名目任登之實是耳目人終無已

也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襄子何為任人則賢者

畢力畢盡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

與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

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

船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言其父兄子弟不肖不能為霸王之

非苟遠也任庖人釣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

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庖人即伊尹釣者即呂尚仇人管夷吾僕

虜即百里奚之輩非阿之道耶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

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一作力而知人數矣訾相也

丈尺而知用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

人數多少也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弱

豈特驥遠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然

用羊辛紂用惡來宋用馭唐齊用蘇秦而天下甚亡

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

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當舜禹猶若困而况俗主

乎

知度

六曰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誠信之數欲失之乎

勢求之乎國危失居上之勢以吞舟之魚陸處則不

勝勝螻蟻食也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并治

亂齊則不能相正故小大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

此察也知禍福之門也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達通不

用象譯狄鞮方三千里

周禮象胥古掌蠻夷閩越戎狄之國使傳通其言也東方曰羈南千里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國語所謂曰羈南三千里內被服五常華夏之或明胡下用象譯也狄鞮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國千里擇國之

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里以為

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

若少在德不在人傳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也故曰其大不若小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

威衆多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無敵者安故觀於上

出其封建衆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有天下

與天下同之也神農炎帝也農植嘉穀化養兆民天下統之曰神農王者之封

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近國大遠國小疆幹弱枝海上

之諸侯遠也十里小國言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衆

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一作也也家室也王者所以

為國故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滕費小故勞也鄒魯大故

以宋鄭則猶倍日而馳也倍日而馳以行其威易也以齊楚則

舉而加網旃而已矣齊楚最大舉網紀加之於所用小國無大勞故曰而已矣所用

彌大所欲彌易用大使小欲盡湯其無鄒武其無歧

賢雖十全不能成功鄒岐湯武之本國假令無之湯賢雖十倍不能以成功業湯

武之賢而猶藉知乎勢又况不及湯武者乎故以大

畜小吉以小畜大滅滅亡以重使輕從從以輕使重

大三百八十一

大三百八十一

凶凶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

繁孟銘篆著乎壺鑑其勢不戢尊其實不戢多實

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尚少以尊勢賢士之

尚為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

易苦紂之民紂之亂與武王陳其牧野凡王也者窮

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輶沙用鳩山用樛因

其勢也者令行位尊者其教受受威立者其姦止此

畜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一

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嘗識及此雖光舜不能不

以行諸侯不欲臣於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以

易臣易何權輕重審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勢也王

也者勢也王也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有

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賢於多者則知無敵矣知無敵

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

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

焉尊卑皆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亂

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適孽無別

則宗族亂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貴子名到作

篇在中不害帶非非一兔足為百人分也由未定未

前申歸稱之也由未定堯且屈力而况衆人乎屈竭積兔滿

望之也

易臣

易臣

市行者不顧視非不欲免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

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分土畫界

各守其封也莊王圍宋九月莊王楚穆王子共王父康

王圍宋五月康王楚共王審之子莊王之孫聲王圍

宋十月聲王楚惠王熊章之孫楚三圍宋矣而不能

亡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奚時止矣宋無德楚亦無

楚凡功之立也賢不肖疆弱治亂異也齊簡公有臣

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

相憎也簡公悼公陽生之子王子也陳成臣恐其相

攻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相憎不

故願去一人簡公曰非而汝一作細人所能識一作也居無

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即簡公於廟簡公喟焉

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數無其

勢雖悔無聽鞅也與無悔同恨悔是不知恃可恃而恃

不恃也周鼎著象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

慎勢

七曰聽群衆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聽從也聽從

心不同如其而為故國不能安寧也詩曰如何以知

其然也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閔

閔正也名喜作道書九篇能相風角知將有神人而

老子到喜說之請著上至經五千言而從之遊也

子列子貴虛體道人也陳駢貴齊陳駢齊人也齊死生等嗚生貴已輕天下而貴已王廖貴先兒良貴後

廣貴勢孫臏楚人為齊臣作謀王廖貴先兒良貴後

王廖謀兵事貴先建茅有金鼓所以一耳金鍾也擊

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

拙所以一衆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

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

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一作者其唯聖

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疆速貴習不足以

或也

不二

八曰天地陰陽不革而成萬物不同革改也不同曰

不失其明而見白黑之殊耳不失其聽而聞清濁之

聲清商濁宮王者執一而為萬物正正者主軍必有將所

以一之也將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

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搏之也一則治兩則

亂令御驪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

間者不一也驪馬馴馬也在中曰服在邊曰駢策纏

一楚王問為國於詹子詹者何詹子對曰何聞為身不

聞為國身治國亂未之詹子豈以國可無為哉以為

為國之本在於為身身為而家為家為而國為國為
 而天下為故曰以身為家以家為國以國為天下為
 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宇宙窮日
 月窮亦約也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慈親不能傳於子忠
 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為近之近猶知也田駢以道
 術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
 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
 木無材而可以得材材從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
 駢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來
 而皆有章因性物任而莫不宜當當彭祖以壽三代

以昌彭祖殷賢大治性壽七百論語曰竊比於

五帝以昭神農以鴻五帝黃帝軒轅顓頊高陽帝農

矣夫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

起曰治四境之內成馴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

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若如曰今日置

質為臣其主安重委也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

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子謂曰士馬成列馬與

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

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

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

炎帝三皇之一也皆以治世體道昭明鴻盛也

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

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

商文曰何謂也

質為臣其主安重

委也

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

子與我孰賢

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

子謂

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

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

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與我孰賢

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言事君由天命商文曰善子

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

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少選須與

歸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已矣起見其所以

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不

肖故勝於西河而困於王錯王錯諳之於武侯傾造

大難身不得死焉大難車難夫吳勝於齊吳王夫差而

不勝於越越王勾踐破吳齊勝於宋齊宣王伐宋而勝而不

勝於燕燕昭使樂毅伐齊也故凡能全國完身者其唯

知長短羸絀之化邪執一卷第十七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審應覽第六

重言 精諭 離謂 淫辭 不屈

應言 具備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 人主出聲應容不可不審凡主有識言不欲先

淮南記曰先唱者窮之路後人唱我和人先我隨以

其出為之入以其言為之名取其實以責其名實德

實也名德行之名也虛稱不可以為致則說者不敢

妄言其為名實也而人主之所執其要矣要約孔思請

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孔思子思伯

去也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魯君曰主

不肖而皆以然也遠不肖過不肖而自以為能論天

下之主乎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駭擾去駭從不

駭未可知也去駭從駭則鳥曷為舉矣孔思之對魯

君也亦過矣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韓氏

亡之也願君之封其後也惠王魏武侯子也孟子所

初美其國昭侯哀侯之後此所謂存亡繼絕之義君若

封之則大名昭侯患之公子食我曰臣請往對之公

子食我至於魏見魏王曰大國命弊邑討鄭之後

邑不敢當也弊邑為大國所患昔出公之後聲氏為

晉公拘於銅鞮大國弗憐也而使弊邑存亡繼絕弊

邑不敢當也大國謂魏國也言韓當為大國所憂出

銅鞮魏國不救故曰大國不憐也欲魏王慙曰固非

寡人之志也客請勿復言言封鄭非寡人意也是舉

不義以行不義也魏王雖無以應韓之為不義愈益

厚也厚多公子食我之辯適足以飾非遂過飾好其

其魏昭王問於田誦曰寡人之在東宮之時昭王襄

也東宮也子也詩云聞先生之議曰為聖易有諸乎

有是言田誦對曰臣之所舉也言有昭王曰然則先

生聖于也于乎田誦對曰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

知舜也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今

誦未有功而王問誦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邪昭

王無以應田誦之對昭王固非曰我知聖也耳問曰

先生其聖乎已因以知聖對昭王已謂田誦昭王有非其

有田誦不察也察知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

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惠王趙襄子後七世

生事治也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

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為也必有其實虛空今蘭離石

入秦二縣判趙自入於王而縞素出一作總縞素出

服之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得國之樂也言秦得

地而王出一作總離石也齊亡地而王加膳置酒而

所非兼愛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

此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

求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困不衛嗣君

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嗣君

後也八世平侯之子也秦與其祝為君夫聚粟也將

以為民也其曰藏之與在於上奚擇言民自藏粟於

何擇擇薄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得知猶其不

如在上也為官言不如其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

如在民也為民言不凡聽必反諸已審則令無不聽

矣從聽國久則固固則難亡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

知反諸已也公子沓相周申向說之而戰申向周人

族也為公子沓相說公子沓嘗言之曰申子說我而戰

為吾相也夫嘗毀也說我我說之也而戰懼毀申向

曰向則不肖雖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見老者而使之

戰請問孰病哉孰誰公子沓無以應應答戰者不習

也不煩見尊使人戰者嚴駟也嚴尊意者恭節而

人猶戰任不在貴者矣故人雖時有自失者猶無以

易恭節自失不足以難以嚴駟則可言以嚴駟者

審應

二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三

年不言高宗殷王盤庚之弟小乙之子也德義高美

之喪也論語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

也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此之謂

也卿大夫恐懼患之憂患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

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類善古之天子其

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貴失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

梧葉以為珪而援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削桐葉以

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戲不周

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

之上稱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晉叔虞成王之母弟也

太叔夢天帝謂已曰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虞及

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

叔為晉侯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令成王益重

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正輔荆莊王立三年不

聽而好讒莊王楚繆王商臣成公賈入諫王曰不穀

禁諫者今子諫何故禁止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

王讒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設也何不施對曰有

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

射之使王射不物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

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

以覽民則也觀覽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

駭人冲至也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

人所退者十人群臣大說荆國之眾相賀也故詩曰

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

謂邪成公賈之讒也賢於太宰楚晉相州黎之子世犁奔

說聽乎夫差而吳國為墟楚晉自楚之吳以為太宰

成公賈之讒喻乎荆王而荆國以霸莊王齊桓公與

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發行桓公怪之曰與

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

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譁日之役者有執蹠胎而上視者踰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耶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延引級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子謂東郭管仲曰然也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鍾鼓之色也湫然清靜者裘絰之色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矜嚴曰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喙而不全喙全開所言

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唯善匿弗能隱矣匿藏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聃是也詹何體道人也田子方學於子貢尚賢仁而貴禮義魏文侯友之老聃學於無為不貴導德周史伯陽也三川竭知周將亡孔子師之也

重言

三曰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蜻蜻蜓小蟲細腰終日玩之而不去

弄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女居所取而來吾將玩之
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勝書說周公旦曰廷小
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
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
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精微無周公旦曰勿言故
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
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毅雖惡周不能疵矣疵病
口喑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矣紂多惡周之心不能
必病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雖衆弗能窺矣
窺猶同惡同好志皆有欲雖為天子弗能離矣孔子

見温伯雪子不言而出伯雪子子貢曰夫子之欲見

温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

夫人者目擊解作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故未見其

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符道

也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

微言乎孔子不應也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勝

皆稱於晉鄭人殺之勝與庶父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伐

鄭報父之仇許而未行晉人伐鄭子西子期率師救

微言微言曰鄭人在此離不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
孔子曰微言陰謀密事也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微
言若石沈沒孔子曰没人能取之没人能取之白公

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

之淄澠齊之兩水名也易牙齊桓公識味臣也能別淄澠之味也白公曰然則人不

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為可

耳知言言仁言義言忠信仁義大行於民民欣而戴之別可用也白公弗得也弗得

之知言知謂則不以言矣不欲白公言者謂之屬也謂

之仁言仁言不義求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

去不仁不至為無為至德之人為乃無為無為因天

義之至言也淺智者之所爭則末矣此白公之所以

人能至德也死於法室末也白公不能蹈無為遂行其志殺子

攻白公九日浴室澡浴之室也齊桓公合諸侯合會

同冠也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

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

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

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

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

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

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桓公

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

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晉襄公使

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為宗弊

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

三塗之山陸渾之南故假道於周也

襄公文公之子驩也按春秋經襄公以魯僖二十三年即位至魯文公六年卒無卜三塗為崇之言也魯

昭十七年傳曰晉侯使屠蒯如周請事於洛與莒弘謂劉子容猛非祥也其伐戊乎陸渾二於楚必是故

也君其備之乃傲戎九月丁卯晉曷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吏先用牲于洛陸渾人不知師從之庚午遂滅

陸渾數之以自二於楚也計襄公卒至此乃九十六年曆世亡矣按傳晉傾公也此云襄公復妄言也

天子許之

天子周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莒弘謂劉康

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予嘉之事也

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

晉襄公周襄王時也莒弘乃景王敬

王之大夫春秋之末也

田排之劉康公乃傲戎車

當為晉頃公不得為襄王明矣

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此形名

不相當聖人之所察也莒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

小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為

精諭

四曰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

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

巧辭本作

成黨衆口熏天

熏感動也

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

惑之也

惑分別

又况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為

惑故惑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亡國之主

不自以為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然有亡者國無二

道矣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
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
窮矣是司不可無辨也別辨可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
愈疾其亂愈疾此為國之禁也為治禁治故辨而不當理
則偽偽巧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偽之民先王之所誅
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宗本洧水甚大鄭之富人
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
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
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夫傷忠
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

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此鄧析

所以車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箕子

弘以此死以此詭辨反白為箕子商容以此窮箕子

庶父也商容紂時賢人老子周窮周公召公以此疑以管

言故疑也論詰曰雖有周范蠡子胥以此流放死生

存亡安危從此生矣此譏辨無子產治鄭鄧析務難

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一作袴民

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

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一作變所欲勝因勝所
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謹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

折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

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有無如鄧析此所以

欲治而愈亂也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

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為利

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

以死為顧可以見人乎反顧是者數傳不死於其君長

大不義也其辭猶不可服辭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

夫辭者意之表也鑒其表而棄其意悖悖惑故古之人

得其意則舍其言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言而意

不可知其與橋言無擇橋庚也齊人有淳于髡者以

從說魏王魏王辯之魏王以為辯也約車十乘將

使之荆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關面

見以合關東能為未足復說欲連關失從之意又失

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寡其有辯不若無辯周

鼎著倅而齧其指先生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先

之巧工也以巧聞天下周家鑄鼎著倅於鼎使自盡其指明不當天巧為也一說周鑄鼎象百物技巧絕殊假令無見之則自銜齧其指不能復為故言大巧之不可為也

離謂

五曰非辭無以相期從辯則亂亂辭之中又有辭焉

心之謂也言不欺心則近之矣凡言者以諭心也言

心相離而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非所行也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空雒之遇秦趙相與約空雒地名過約曰自令以來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與兵攻魏趙欲救之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趙王趙惠王也平原君趙公子勝孫也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藏三牙公孫龍言

藏之三牙甚辯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皆辯士也論相易奪也

不得度關因言馬白非白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馬此之類也故曰甚辯也

更須明日孔穿朝朝見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

之言甚辯昔昨日也其辯謂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

牙矣雖然難言藏三牙之說也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

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難易之說未聞不

知君將從易而是也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

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辯相易也荆柱

國莊伯柱國官名若令其父視曰日在天視其奚如

曰正圓視其時日當今令謁者駕曰無馬令涓人取

冠進上問馬齒圍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馬上下上

下十八合為三十謂若公孫龍滅去其二少而均故易人有

任臣不亡者臣亡莊伯決之任者無罪斷之便無罪

刑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塗道也見婦人衣緇衣

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公雖

亡緇衣此實一作真吾所自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

我衣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

當紡緇子豈不得哉得猶便也澄子橫詔路婦緇衣

言宋亂也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

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宋王康王也言唐鞅對曰王

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為不畏王欲群

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

羣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唐鞅之對也不若

無對鞅令宋王善與不善皆罪之以立威王惠子為

魏惠王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一作良人皆善

之惠王惠施宋人也仕魏為惠也獻之惠王惠王善之

以示翟翦曰善也翟翦翟黃惠王曰可行耶翟翦翟

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對曰今舉

大木者前呼興謗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

興謗或作邪謗前人倡後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

人如舉重勸力之歌聲也

人如舉重勸力之歌聲也

此其宜也鄭衛之音皆新聲非雅樂凡人所夫國亦

木之大者也言惠子之法若鄭衛之音宜於衆人之

也

淫辭

六曰察士以為得道則未也雖然其應物也辭難窮

矣辭難一作難窮其為禍福猶未可知猶尚也察而以達

理明義則察為福矣察而以飾非惑愚則察為禍矣

古者之貴善御也以逐暴禁邪也魏惠王謂惠子

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

傳國傳授惠子辭謝不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

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

以此聽寡人也從聽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

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

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

惠王謂惠子曰古之有國者必賢者也夫受而賢者

舜也是欲惠子之為舜也夫辭而賢者許由也是惠

子欲為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王欲為堯也堯

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稱此今無其

他而欲為堯舜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鄆鄆邑名

於鄆將服齊威王幾弗受威王田和之孫孟子所見

也惠王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言幾不免

難於魏凡自行不可以幸為必誠言惠王幸享傳國之名惠子幸享以

不受之名以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

得而殺之奚故為其害稼也匡章孟子弟子也蝗蝻食心曰螟食葉曰蝻

今兗州謂蝗為騰諭王與惠子擅相禪受害於義者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

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

其害稼亦甚矣甚於蝗螟惠子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

相應巨章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

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撥以善晞

望若施者其操表撥者也施惠子名也使工女比而

為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為木不能治木使聖人

化而為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之者也而能

公何事比施於騰螟乎惠子之治魏為本其治不治

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大

將愛子有禽者也言惠王用惠子之謀為土地之故

所不勝用勝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此謂以其大術

之愚為天下笑得舉其諱舉書其人諱惡乃請令周

大史更著其名言惠王比惠子於管夷吾欲圍邯戰

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潞潞也國家空虛府藏天下

之兵四至救邯之兵從眾庶誹謗怨望諸侯不譽

道一作舉也謝於翟翳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翟翳之言
法善而不可行又為惠王說舉大不前呼與謬後亦
和之豈無鄭衛之音不若此其口宜也嘗謝負於翟
社稷而從其謀名寶散出土地四削魏國從此衰矣寶名
散出以賂隣國也上地為四仲父大名也讓國大寶
方所侵削故曰魏國從此衰
也說以不聽不信聽而若此不可謂工矣不工而治
賊天下莫大焉幸而獨聽於魏也
幸以賊天下為實以治之為名匡章之非不亦可乎
也匡章之非惠子不亦可也
子不亦可也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疆
力也疆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
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婦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

婦曰蕉火大鉅入於門門中有斂一作編斂新
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民也家民然
而有大甚者合惠子之遇我尚新賜其說我有大甚
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
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為民父母父
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詩豈曰
愷悌新婦哉誹汙因汙誹辟因辟是誹者與所非同
也白圭曰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
聞而誹之因自以為為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圭亦
有大甚者

不屈

七曰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

而不可食市丘魏邑也鼎大鼎不宜烹小也能知五

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難焦燥雞難孺熟然而視之螭焉美無

所可用螭讀齧之惠子之言有似於此似此鼎好

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為之甑則

莫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

甑邪白圭之論自悖其少魏王大甚以惠子之言螭

焉美無所可用是魏王以言無所可用者為仲父也

是以言無所用者為美也公孫龍說燕昭王以偃兵

龍魏人也昭王燕王昭王曰甚善寡人願與客計之

公孫龍曰竊意大王之弗為也王曰何故公孫龍曰

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大王盡

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者大王盡養之雖

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破齊以為功

今大王曰我甚取偃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

盡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為也王無以應

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司馬喜趙相國也曰先

生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是然如曰今王興兵而

攻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

乎司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
將是之乎司馬喜無以應路說謂周頌曰公不愛趙
天下必從周頌曰固欲天下之從也天下從則秦利
也路說應之曰然則公欲秦之利夫周頌曰欲之路
說曰公欲之則胡不為從矣魏令孟印割絳窈安邑
之地以與秦王王喜令起賈為孟印求司徒於魏王
魏王不說應起賈曰印寡人之臣也寡人寧以臧為
司徒無用印臧亦魏臣願大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詔起
賈出遇孟印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公甚疑於
公之主公之主甚疑公公之主曰寧用臧為司徒無用公

印孟印入見謂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為司
徒孟印曰王應之謂何王曰寧以臧無用印也孟印
太息曰宜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
絳窈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之一作善牛也言王使
於秦秦猶善牛印雖不肖獨不如牛乎且王令三
將軍為臣先曰視印如身身王是重臣也令二輕臣也
二疑也此見今臣責責令秦印雖賢固能乎言不居三
日魏王乃聽起賈起賈言用凡人主之與其大官
也為有益也今割國之錙銖矣而因得大官錙銖分也
兩也謂分絳窈安邑而且何地以給之給大官人臣

之所欲也孟邛令秦得其所欲明邑秦亦令孟邛得

其所欲司徒責以償矣尚有何責魏雖疆猶不能責

無責又况於弱魏王之令乎孟邛為司徒以棄其責

則拙也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誑魏王誑詐也許綰

未為帝也詐魏王言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以河

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

又曰若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矣也魏

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三論謂河內上也

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秦不取也

王曰甚善然乃輒輟行輟止不秦雖大勝於長平三

年然後決秦將白起攻趙三年坑

當此時也兩周全其地存魏舉陶

之勢是有是之勢是而八大蚤入秦

也言何必待魏教之夫未可以入而

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將可以入而

之時不可不熟論也論

應言

八曰今有弄蓬蒙繁弱於此而向

中也弄夏之諸侯有窮之君也善

名為弓中非獨弦也而弦為弓中之

有具不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勞

於部薄矣薄或作亮武王嘗窮於畢程

於庖厨矣太公嘗隱於釣魚矣賢

皆無其具也故凡立功名雖賢必

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說人

術也子賤孔子弟將辭請

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子賤

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其肘

賤為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

不善子勉歸矣勉猶勉也二吏歸報

可為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

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

而去也魯民太息而歎曰宓子以

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

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發而

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

亶父者子決為之矣五歲而言其

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

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

漁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

取小魚也

古者魚不尺不升于俎之化為盡類也故不欲

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

民聞行聞宓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

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

遠行於宓子必行此術於曹父也夫宓

也魯君後得之也魯君後得之者宓

先有其備豈遽必哉此魯君之賢也

在前弗知欲也斧鉞在後弗知惡也

誠也故誠有誠乃合於情精有精乃

天水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况於

說與治之務莫若誠以誠治則信著之聽言哀者不

若見其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鬪也說與治不誠

其動人心不神神動意神化言不誠不能行其化也

具備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離俗覽第七

高義 上德 用民 適威 為欲

貴信 舉難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世之不足者理義也少人能之者所有餘者

妄苟也子妄維苟為不尊理義君民之情貴所不足賤

所有餘所不足者理與義也故貴之故布衣人臣之

行潔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榮益窮困益有榮名雖死

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伯夷衛之弘廣身雖死天

下聞之然而以理義斷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
而益貴然亦非也舜自俾父之謗湯有放弑之事然以
舜湯通義斷削神農黃帝之行猶有可苛者非獨舜
與湯也言雖聖不飛兔要褻皆馬名也日行萬里馳若兔之飛因以為
能無關况賢者乎飛兔要褻皆馬名也日行萬里馳若兔之飛因以為
飛兔要褻皆馬名也日行萬里馳若兔之飛因以為
名也材猶有短力有所不足取字讀如曲統之統也
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正材難得故舜讓其
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也葆力
之士也以舜之德為米至也於是乎夫負墨墨子
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
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屠於剛畝之中而遊入
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

羞之漫汙也而自投於蒼領之淵投猶沈也蒼領或作青令湯將伐

桀因卞隨而謀卞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卞隨

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

曰孰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疆

力忍詢也詢焉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

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

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

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潁

水而死以湯伐桀故謂之無道之人也以受湯之讓

川陽城西湯又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圖之武賢一作

者遂之也遂成仁者居之也居處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

之請相吾子也胡何何不位天下之位務光辭曰廢上

非義也上天子謂桀廢殺民非仁也戰伐殺民人犯

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

道之世不踐其土况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

石而沈於募水募水名也音故如石戶之農北人無

擇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

也察見其視貴富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不之賴不

利也一曰善也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物無欲於物故不

漫於利不牽於執漫河牽而差居濁世惟此四士者之

節四士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蓋居亂若

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而為以愛

利為本以萬民為義譬之若釣者魚有小大餌有宜

適羽有動靜羽釣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

矛失戟得矛心不平平阿齊邑也餘子官氏也却

退而去不自快失戟得矛不自安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

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

為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

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高唐齊邑

位尊叔姓無孫名守高唐之大叔無孫曰矛非戟也

夫也餘子當其馬前而問之

大百四十四

戰非才也亡戰得才豈亢責也哉亢當平阿之餘子

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

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疾驅而從之亦死而

不反也令此將衆亦必不北矣北走令此處人主

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仁心故也任

小者不知大也今馬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

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

時莊公名光頃公之孫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曰

縞之冠丹績之袖縞也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空

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寤覺終夜坐不

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

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

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

却一作退而自歿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

不辱也有可以加乎知上也

離俗

二曰君子之自一作為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誠義

也俗雖謂之窮通也通時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

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故當

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辭不取

罰誠當雖赦之不外遠也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

之於主必宜內及於心不慙然後動孔子見齊景公

景公名杵臼莊公光之弟靈公環之子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

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

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今弟子趣

駕辭而行也行去也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冠為魯定公之司冠

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不

苟且也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子墨子弟子也公上過語

墨子之義道義也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

越也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

子百社二千五百家也三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也復白子

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

曰殆未能也殆近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

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

衣量一竹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賓客也越王

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無

越也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一作其國是一作

退以義程也義程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凡人不可

不熟論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親戚相忍

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

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衆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帥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王而遁復白也至也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為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王者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為天下撓撓搦也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為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鄰政之廣也都湯所居也此萬國之順也從此生一作矣

順荆之為四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

谿之臺百姓愁怨公子棄疾弑之而

西司馬子旗伐鄭復讎計而未行晉

旗率師救鄭勝怒殺令尹子西司馬

亂也白公之嘗有鄭襄州侯之避矣鄭襄州

今猶為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子囊

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言子囊之忠雖

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為人也

使為政昭王楚平王棄廷有殺人者石

父也還車而反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法不忍不忍行刑阿有罪廢國法不可

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斧鑕請死於
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
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
令一作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
鑕歿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
而不肯石渚之為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高義

三曰為天下及國為治也莫如以德莫如行
義不賞而民勸勸善也不罰而邪此神農
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

之高而岳會稽之險山名在不能障矣

教孫吳之兵不能當矣孫吳之將也

故古之王者德迴乎天地通澹乎四海

北極日月之所燭天覆地載愛惡一作

素以公素實也惡其質以小民皆之已也

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順天教變容改俗

所受之得猶也此之謂順情情性也順故

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身沒於前名說通

乎天下利民之化而民不識識以季世

豈必以嚴罰厚賞哉嚴罰厚賞此衰世

不服禹請攻之三苗遠國在務舜曰以

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

行不為險矣五門太行之險也太行塞

速疾乎以郵傳命周明堂金在其後有

武也非樂金鑄在後始其猶此一作字

周矣晉獻公為麗姬遠太子太子申

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麗姬謂太

見姜氏太子祠而膳于公姜氏申公

也毒公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

由遠姬施既于酒實毒嘗人人死食

子太子不肯自釋釋理曰君非麗姬居不安食不甘

遂以劍死公子夷吾自屈奔梁公子重耳自蒲奔翟

去翟過衛衛文公無禮焉文公名熾宣公庶子頑烝

耳過五鹿如齊齊桓公死去齊之曹曹共公視其駢

脅使袒而捕池魚共公名襄去曹過宋宋襄公加禮

焉襄公名茲文桓之鄭鄭文公不敬厲公名捷鄭被

瞻諫一作曰臣聞賢主不窮窮今晉公子之從者皆

賢者也君不禮也不如殺之鄭君不聽去鄭之荊荆

成王慢焉慢易不敬也傳曰及楚楚子餐之曰公子

則君有之羽毛商華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

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則何以報我對曰共以

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避君三舍
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還子玉
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廉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
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
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重耳乎天將與之
誰能廢之遠天必有咎乃送諸秦推此言之不得
為慢也去荆之秦秦繆公入之納也晉既定與師攻鄭
求被瞻被瞻謂鄭君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曰此孤
之過也被瞻曰殺臣以免國臣願之被瞻入晉軍文
公將烹之被瞻據鑊而呼曰三軍之士皆聽瞻也自
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將烹文公謝焉
罷師歸之於鄭且被瞻忠於其君而君免於晉患也
行義於鄭而見說於文公也故義之為利博矣博大

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鉅子孟勝二人學墨道者也為陽城君所

善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為符約曰符合聽之荆

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馬荆罪之陽

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

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

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

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

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

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

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義道繼我將屬鉅子

於宋之田襄子

我謂孟勝也屬託也

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

之絕世也

田襄子亦墨者也

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

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

子

二人孟勝之弟子也傳送也

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

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

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當聽遂反死之

反死孟勝於荆

墨者

以為不聽鉅子不察嚴罰厚賞

一作傳當

不足以致此今

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客也

一作若客也

上德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

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

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為可

也可用

闔廬之

用兵也不過三萬

闔廬吳王光也

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

吳起衛人為楚將

萬乘之國其為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

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

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國雖大勢雖便卒

雖衆何益

不知用之何益於不能以尅敵也

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

矣其民不為用也

自古以來有天下者多而無遺民不為之用故滅亡

用民

之論不可不熟劬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

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

其種而祈民之用感莫大焉祈當禹之時天下萬國

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

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當賞不賞當罰不罰則民湯

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仲商亦因齊秦之

民也得所以用之也商管仲民之用也有故也故事得

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

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為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

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為罰充也榮利

所以為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無不

也也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劍皆加於肩流血幾不可

止試用句踐試其民於寢官民爭入水火死者千

餘矣遽擊金而却之却一併退賞罰有充也莫邪不

為勇者興一作懼者變莫邪良劍也不為勇者以

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風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

農風沙大庭氏之永世也其君密須之民自縛其主

而與文王詩云密人不共敢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

又能用非已之民能用非已之民國雖小卒雖少一作

少年雖功名猶可立也立成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

身終為世人之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

之本本始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為管管法宋人有取

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鷓水倒殺也又復取道其

馬不進又倒而投之鷓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

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

御無益於不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

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民不用亡國之主多以

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

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

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行行之惡乎託託於愛

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威大甚則愛利之心息愛

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咎矣此般夏之所

以絕也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執不可而不

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見此論邪

用民

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節節欲走

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祈用而不

可得祈求也苟得為上用民之走之也若决積水於千

仞之谿仞曰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

善則讎也周書周公有讎而衆不若無有厲王天子

也厲王名胡謚法殺戮不辜曰有讎而衆故流于彘

禍及子孫厲周夷王之子宣王之父微召公虎而絕無後嗣

小百二十六

式微無也虎臣宣王詩云王命召虎今世之人主多欲

衆之而不知善此多其讎也不善則不有其位

必緣其心愛之謂也緣其心故曰有其形不可謂

有之有形體也不可謂有天下之位也弊布衣而有天下禁天子也而

不得息由此生矣息安也不得安其位此多其難生矣有無之論不

可不熟知熟猶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立猶見也古之君

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導猶務

除其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壘之於塗也却

之以方則方折之以圓則圓若五種之於地也必應

其類而蕃息於百陪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無能

敵如神也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從其化有其人

事審也其所施行皆可為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於

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武侯之子也樂羊

居之也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驟戰而驟武侯曰驟戰而驟

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

勝則主驕以驕王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

驕則恣恣則極物極盡可罷則怨怨則極慮極其巧

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猶此夫差之所以自歿於

干隧也為越所破自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一作

中繩左右旋中規東野姓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

也過猶也使之鈞百而少及馬不達也顏闔入見見謂莊

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桓公之子同也

顏闔在春秋後蓋魯穆公時人也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

矣若實莊公顏闔為妄矣若實顏闔莊公為妄矣由

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

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却一作中繩左右旋中規造

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

敗也善當白求於心而反求於故亂國之使其民不

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為教而過不識識過貴數為

令而非不從令不可從而非臣為危而罪不敢不取

危者而重為任而罰不勝不能勝其所任民進則欲

其賞退一作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為

繼矣以為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罪之罪是以罪名

罪也合致上下之相讎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

煩則無功一作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設禁而不

也禁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因一作而身為戮極也

不能用威適適也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

必死遂應獒狗而弑子陽極也子陽鄭君也子曰鄭

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恐誅因國人有周鼎有竊一作

窮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未

適威

六曰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

民無欲不為物動雖有賢君不能得

用之也

夫無欲者其視為天子也與為輿隸同

與衆也

其

視有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

同等也

其視為彭祖也

與為殤子同

彭祖殷賢大夫也蓋壽七百餘歲九歲以下為殤七歲以下為無服殤

子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三

者不足以勸也勸樂輿隸至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也

殤子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會有一欲

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

矣亂猶難也犯白刃流矢趣一作水火不敢却也却猶止也

晨寤興務耕疾庸撰撰古字為煩辱不敢休矣故人之

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無

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雖多而上無以令之人雖

得其欲人猶不可用也令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審矣善

為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

蠻夷反舌殊俗異習之國反舌夷語與中國相反故曰反舌也其衣服

冠帶宮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為欲使

一也一同也三王不能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順其天也

天身也桀紂不能離不能離而國亡者逆其天也逆而

不知其逆也湛於俗也久湛而不去則若性性異非

也

性不可不熟不聞道者何以去非性哉無以去非性則欲未嘗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則天以治國則亡故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不立矣王執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敵故民命敵焉群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多雞狗爭之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不爭之術存因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為不義也疆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

行義樂用與爭為不義競不用此其為禍福也天不

能覆地不能載言其大也晉文公伐原原晉邑文公復國原不從故伐之今

河內軹縣北與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降命去之

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

得原失寶吾不為也遂去之明年復伐之與士期必

得原然後反原人聞之乃下衛人聞之以文公之信

為至矣乃歸文公故曰次原得衛者比之謂也文公

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誠信以

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可謂知求欲矣

為欲

七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誰猶何也故周書

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周書也故

信之為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

則六合之內皆為已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

而不用人之有也人之有也制之而用之已之有也

已有之則天地之物畢為用矣畢盡也人主有見此論

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論者可以為王者佐矣

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一作安不信草木不大不信氣節

陰陽皆成也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

不肥則長遂不精遂成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

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堅好成也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

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不開氣不通也天地之大四時之

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也乎於君臣不

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

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也易輕交友

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也親比百工不信則器械

苦偽丹漆染色不貞也貞正也夫可與為始可與為終可

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

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

矣當借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翹謂魯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翹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翹皆懷劔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劔以自承承佐也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於君前鈞等也戮亦死也管仲鮑叔進曹翹按劔當兩

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翹賊也信於仇賊又况於非仇賊者乎公羊傳曰莊公升壇曹子乎劔而從之請復汶陽之田管子曰君許之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司備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為榮

以窮為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貴信

八曰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物事也難全也人傷堯以不

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

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傷毀也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

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

以人則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飾飾讀

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飾飾讀

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則難難難難則失親

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則難難難難則失親

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則難難難難則失親

樂紂幽厲之行也尺之木必有節寸之玉必有瑕

適先王知物之不可不全也故擇務而貴取一也分

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論一作術則見外季孫氏武

也劫奪公家政事而自尊之論於是受養而便說孔子

也孔子欲以道而見遠外孔子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

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螭龍

也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立其螭邪夫欲立功者

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趨走魏文侯弟曰

季成友曰翟璜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季充季

季成友曰翟璜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季充季

季成友曰翟璜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季充季

充對曰君欲置相置則問樂騰與王孫荀端孰賢孰

文侯曰善以王孫荀端而不肖翟璜進之以樂騰為

貴季成進之故相季成凡聽於主言人不可不慎季

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猶不能知何由知樂騰與王孫

荀端孰疏賤者知親習者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自

然而斷相過季充之對曰文侯也亦過過長也論語

言俱不雖皆過譬之若金之與木金雖柔猶堅於木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

伯何也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白圭對

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

桓公也卜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

也卜擇也成季相也者百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也

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讎亦遠矣且師友也者公

可也感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之政也然而

名號顯榮者三士羽之也翼羽竊賊欲于齊桓公窮

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齊任亦暮宿

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爇火甚盛

從者甚眾竊賊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

歌歌碩鼠也其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

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得逝將去

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

苗三歲貫女莫我肯逃逝將去汝適桓公聞之撫其

彼樂郊樂郊樂郊誰家永號者是也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

反至從者以請請所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寧戚見

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治為桓

公大說將任之也任用群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

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

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入之小惡亡人之

大義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有以

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用

其長者當舉也桓公得之矣 舉難 卷第十九

